

春
分

彼岸书店

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柏彦大厦 306

书籍类型：文史社科，艺术设计，传统文化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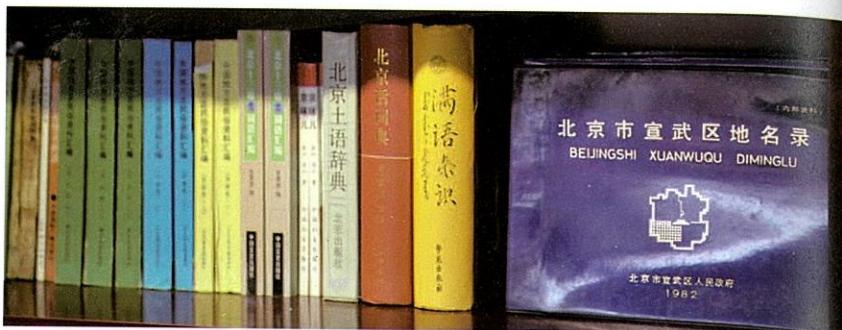
关 键 词：香道，茶道，文史，艺术，沙龙

书店宣言：阅读，美于心

店中选书、装饰、茶饮皆好，置身其中，乐而忘返

春分日，昼夜均，寒暑平，取其衡平之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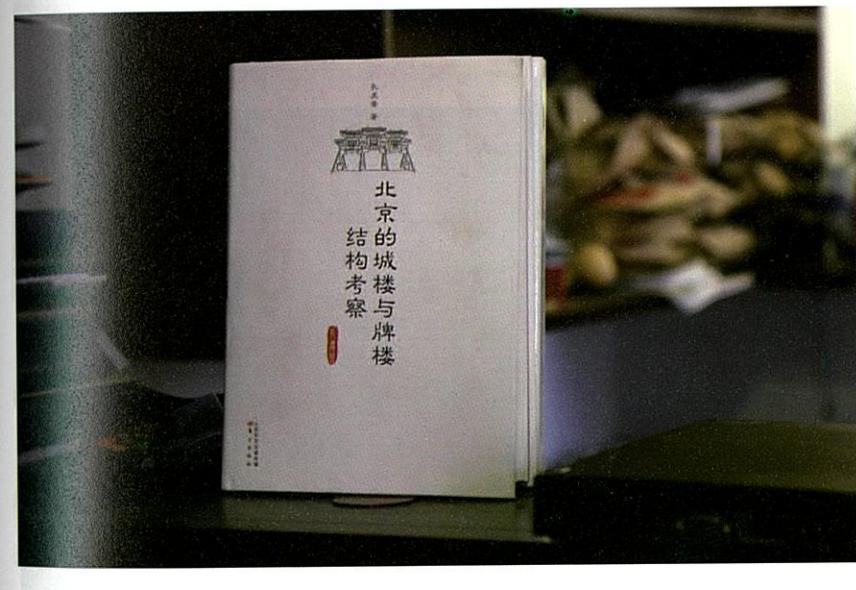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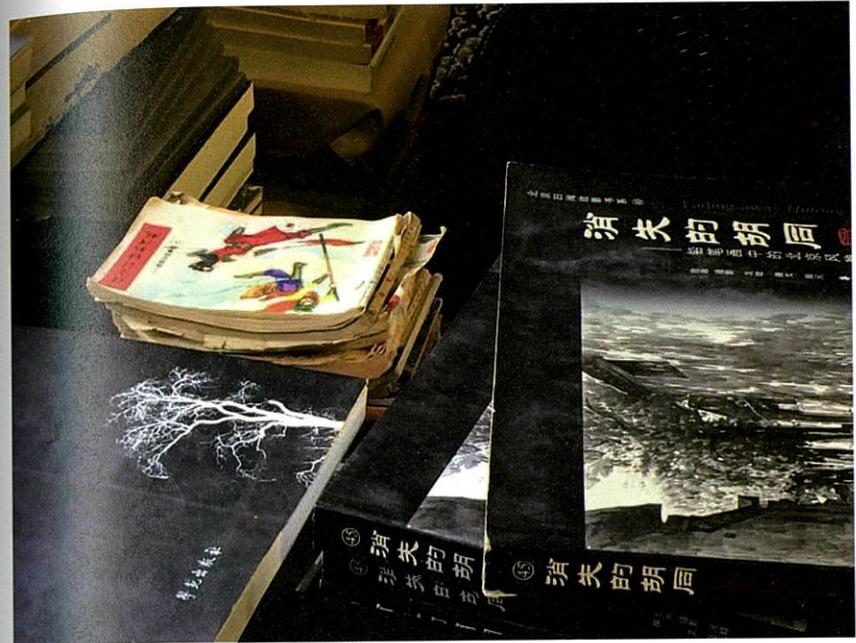




正阳书局老店开在廊坊二条，大约只有二十平方米，店里却被成堆的旧书和老物件塞得满满当当的。不久前，正阳书局又在西四开了分号，就在万松老人塔院内，既是书店，也是茶馆。分号有个院子，宽敞了许多，在书店里看书累了，可以到老人塔下舒活舒活筋骨，或者坐在廊下喝杯茶。

去的时候是下午，阳光正好，院子里有几个人在喝茶，店里寥寥几个读者各自看书，书房中一直在循环播放管平湖先生的《流水》，据老板说，这是他最喜欢的古琴曲。书店里全都是北京历史、地理、风物文献资料等方面的书，后来又增加了京味文学。大概北京书店中，再没有比正阳书局所藏地区资料更多的了。许多诸如《北京印钞厂志》《北京铁路局志》这样的书，都让老板淘换来了。书架本就高，上册又堆了许多旧书和杂志，已触到天棚。这些旧书都是掌柜骑着电动车，一车一车从各个旧书摊拉回来的，如今藏书已逾三万册。

老板姓崔，祖上官宦之家，六代世居北京。崔家老宅在琉璃厂大安澜胡同，后来家道中落，搬到大栅栏甘井胡同，崔老板在甘井胡同一直待到2007年胡同拆迁。拆迁对他的震动很大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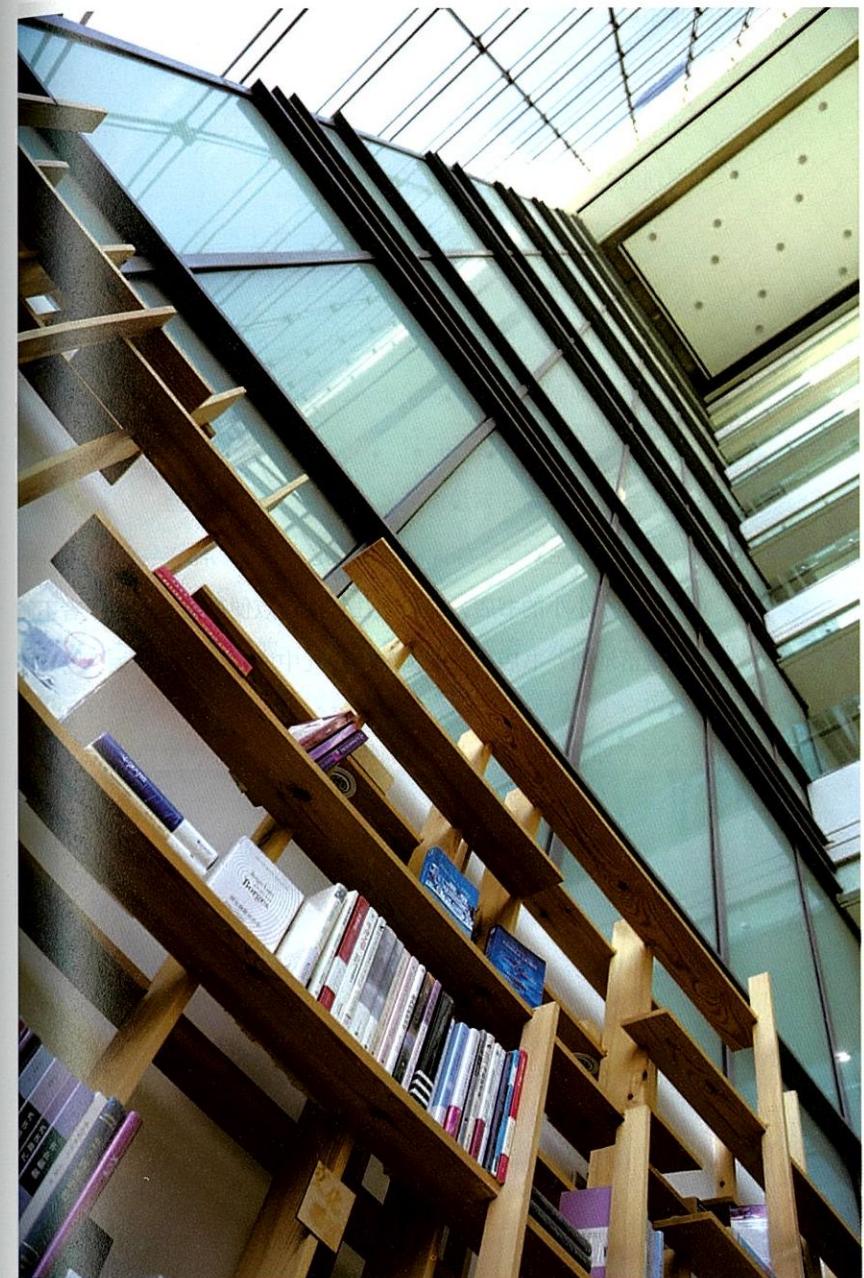






到如今，北京的书店已走了大半，而所余的，大多散落在城中的边边角角。这其中真正值得走一趟的，很是寥寥，以至于常常提不起多大的兴致，只一游罢了。井观书房这个地方，是偶然听一个朋友提起，也算是慕名前往。

这书店在朝阳区，我上学的地方则在海淀，地铁弯弯绕绕，要二十一站。我出门走得急，一本书也没带。站在地铁上，两手空空，抬头招租信息，低头求职助手，左顾交友软件，右盼减肥中心，真真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李白讲：拔剑四顾心茫然。这话很苦闷，但好歹手里还有剑，我可是连一张纸都没有！落到这个境地，如果说还有什么慰藉，那就是以往我从来记不住站名，这次二十一站竟整整齐齐背了下来！以往坐地铁忘记带书的情况也有过，只是从未在如此的长途出这种岔子。以前我还想过，若是长途无书会如何。唉……不提了。这二十一站的地铁，一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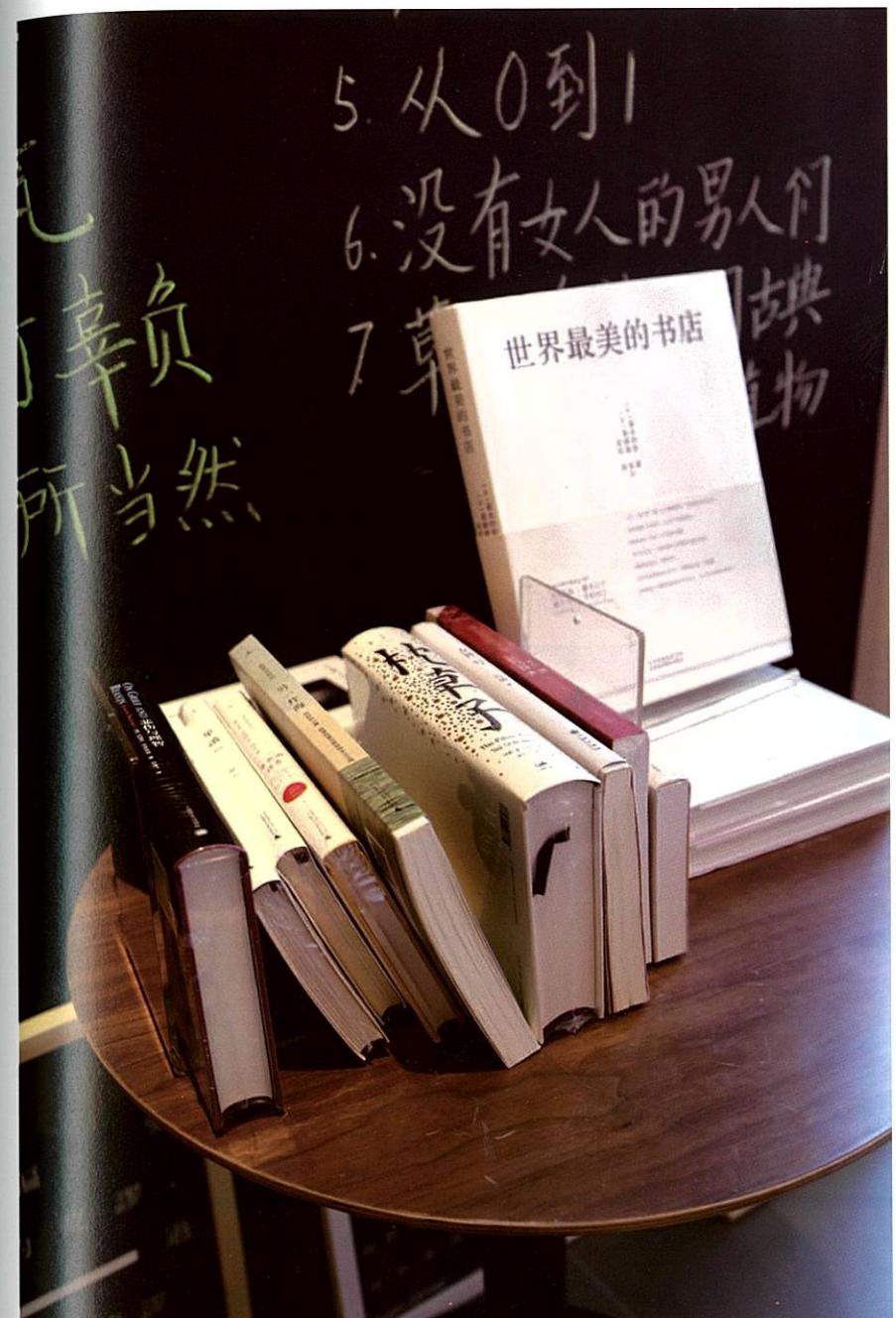
店向文化空间转换的又一经典例证。我倒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，至少这样做的几家书店（三联、单向空间、彼岸），选书水平从来没有因为关注其他方面而下降。书店最首要的是书，如果能在选书不受影响的情况下，转变经营模式以适应整体市场状况也挺好。

新店的装修一如既往的好，中间的木质镂空结构很有意思，既可以错落着放书，也可以在书架和咖啡区之间起到一个隔断的作用。书架上贴着黑底白字的海报，与黑色的极具造型感的吊灯相映，看上去很是舒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高书架虽然好看，拿书却不方便，周围也没放梯子，这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情形实在有点无奈。

《单读》是单向街逢双月出版的杂志，所谓“只为单纯的阅读”。我并没有看过，不过据一些《单读》的长期读者朋友讲，



168





这两年来，陆陆续续走了四十多家大大小小的京城书店。到现在，名声在外的独立书店几乎已走遍，所余下的皆是藏在街巷中的小书铺。这些店地处隐蔽，平日里也不张扬，即使名于世也非倚仗广告，而是靠读者口口相传。虽说都是些小铺子，但其中的趣味，竟然不输那些人尽皆知的独立书店。就如同有人立于朝堂，便有人藏于薮野，各有所处，各得其乐。这大概也是我对这个行业的某种期许：我总是盼着能在其中看到更多的可能。一家书店有一家书店的气质和风格，方不负“独立”之名；而它们彼此间相得互补，则是读者之幸了。

虽说经过这些日子，自诩对北京的书店有了些了解，但若真要问我京城究竟有多少家，我也是答不上来的。就说这些藏在全城各个角落的小店，在网上的信息都很寥寥，就算拿着地图有时候也不免一路问过去才能寻见。知道这些店，很多时候都是机缘巧合。比如上次周转在小巷子间去寻蓝羊书坊，却一回身瞥见了前流书店的推拉门；比如兴起去前门散步，不知怎么的就掀起了内观堂的门帘……而这次能够知道考古书店，还要特别感谢我的

一个朋友。若非她特意告诉我，只怕至今也不知道离家几公里外的小巷里竟有这样好的去处。

学期刚结束，本想过两日再去造访，不过听闻寒潮将至，终还是提前出发。从花园桥地铁站出来，向东行一段复向北，沿着三虎桥北路走几百米，便可见到考古书店的大门了。这话听着容易，只是真找过去着实不易。倒不是巷陌交错，而是越走越会觉得，这实在不像是开店的所在。路人本就只寥寥几个行人，更何况如今这个时节。一到冬日，北京的胡同天然就会多几分萧寂，木叶落尽，棱角分明。行于其间，仿佛周身只剩下一种冷冷的青灰色，大概是不会指望这灰色里浮出个书店来。

到的时候约莫午后两点，店里没有旁的人，一间静室，两张小案，三架藏书。不放音乐，自然也就不卖咖啡。一家书店，在如今这个时代还能干干净净的只有书，也实在不多见了。并非我偏偏欣赏逆势而行，或者憎恶音乐、咖啡，只是卖书既为本业，当无论如何不能稍有荒废懈怠。前段时间我买了本《山海经》

